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榕村集卷七

五五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鄒世俊

榕村集卷五

大學士李光地撰

周官筆記

天官

家宰兼統百官理萬事而其要以正君身為本故自王及后世子凡内外之飲食服用居處以至閹豎閽寺婦職女功皆兼而掌之蓋所以相天子修身齊家而

為治國平天下之本其慮至遠而義至精也惟小宰宰夫則佐冢宰兼總大體紀綱内外之政此外宫正宫伯則掌宿衛居守王宫之事事之最要者也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師獸人𩣝人鼈人腊人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酒正酒人漿人凌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冪人皆飲食之事宫人掌舍幕人掌次皆王寢處次舍之事大府玉府内府外府皆蓄藏之事司會司書職内職歲職幣皆會計之事以上諸職雖

兼掌宮內之服食器用然皆外職也故以司裘掌皮繼之葢裘皮雖衣服之類然不出婦功故於內職無所附屬而自內宰以下則皆內職也內宰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皆內之男官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皆內之女官典婦功典絲典枲內司服縫人染人追師屨人夏采則皆服飾之事也服飾成於婦功故次於內職之後也

天官以八法治官府官屬即六官之屬也官職即六官

之職也官聯六官之聯事也官成官府之成式也官計考績之科條也此五者小宰具之矣惟官常官法官刑則其目未載竊詳小宰篇所謂官敘者疑即官常也蓋官之尊卑秩次有常是之謂官常其所謂以法掌七事之戒具則鄭氏以為即官法也又其卒章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又令於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此則所

謂官刑也意者小宰所職乃次序班聯糾察禮儀稽核功過之任故官常官法官刑特其所司而首尾互見之與官常注解以為各自領其官之常職非連事通職所共故謂之官常愚謂上既言官職矣而此又言官常不幾於複乎故知官常者謂官之尊卑秩序各有常分恐得其解

以八則治都鄙凡有國家者先事神故首之以祭祀官吏士皆所以治其民者也賦貢所以供四者之用也

治民以禮俗為先刑賞所以佐成禮俗也田役者除戎講武知急公趨事民乃可用矣曰民又曰衆者平居曰民寓兵曰衆易曰容民畜衆是也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親親敬故則民歸厚矣進賢使能則民有所勸保庸則民興功尊貴則民達禮吏庸之細也賓貴之屬也

以九職任萬民以農圃山澤藪牧之利為本工商次之女工臣妾之事次之閒民又次之

以九賦斂財賄自邦中至幣餘輕重各有差也以遠近為差者六邦中四郊邦甸家削邦縣邦都以農末為差者三關市山澤幣餘

以九式均節財用九式之序祭祀賓客喪荒居先者皆大事也其次則王之羞服及興造工事又其次則贈勞之物芻秣之費又其次則頒賜燕好之需蓋皆以事之大小為序不以費之多寡為序也若論費之多寡則大府所掌頒財之式法以九賦所斂共九式之

用者是已蓋自邦中至於邦都地之大小不同而賦之輕重又異四郊大於邦中邦甸大於四郊家削大於邦甸邦縣大於家削邦都又大於邦縣是地之大小不同也近者賦輕遠者賦重是賦之輕重又異也遠者雖地大而賦重然王子弟及公卿大夫之采地皆在其閒則賦之入于王朝者亦必寡矣此於經大槩不謬亦恐有未盡者更細攷之關市山澤以其占會百物幣餘以其占賣斥幣故又增重賦焉然王城之内人民聚集故賦雖輕而得亦多先王之世專利有禁故斥幣之賦

重而得亦少是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山澤之賦以待喪紀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皆費之最多者也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皆費之次多者也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幣餘之賦以待賜予皆費之差少者也

歴覌周官之職凡祭祀賓客喪紀諸大事自邦中以至郊野凡需用者莫敢不共何嘗拘拘焉此用取於此彼用取於彼哉葢計其大凡具費多少具事所出約畧足以供之耳讀周禮者須善覌之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自九式以前皆言王畿内事九貢

致用九兩繫民道言邦國則達之天下者也祀貢居先嬪貢即次之者謂以共祭服也器貢又次之者為其備禮器也幣帛又次之者謂以共賔客也材貢在貨貢之先者先器用後寶貨之義也衣服燕好雜物皆利事也故後之

貢出於邦國賦出於九職之民而大府所掌九貢九賦之外又有九功曰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者何也蓋九貢畿外諸侯之貢九功畿內九職之民所貢也據

禹貢兾州無厥貢之文則畿内無貢故鄭氏以為九功者九職之財也愚以為先王之世取諸民者貢賦税三者而已貢其地所有之物則為貢計其夫家出兵車牛馬器械則曰賦田野山澤關市之税則曰税此外不應復有名條如後世之苛政令鄭氏以九功為九職之財則是謂九職之税矣其釋九賦則謂口率出泉所謂口賦也夫有田則有税有身則有役計口出財古疑未有焉况九職之税所得至多而掌在

大府者特以充府庫而已口賦所出疑於無幾而九式皆取共於此則是國家之經費盡倚給于口賦一事其所以取諸民者為不背矣外此尚有田野山澤關市之征兵車牛馬器械之具民生其間不亦難乎由此觀之則謂賦為口率者誣也蓋賦對稅而言之則稅為財物賦為兵車專以賦言則賦稅統之矣禹貢亦言田賦而不言稅是賦其總名也九賦斂財賄即九職之稅也九功之貢則九職之貢也蓋王畿之

內采邑既多亦有諸侯之義焉以九職之所出為貢此情理之常無可疑者事異夏殷禮從而變未可以一槩說也姑記所疑於此以待詳攷焉禹貢冀州賦先於田說者以為它州之賦田賦也冀州王畿蓋合山澤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賦不盡出於田故也如此則賦不但稅田之名亦凡稅之總名矣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牧長以治之師儒以教之宗主以繫之此三者尊尊賢賢親親人心之所聯屬維繫而不可一廢者也吏非牧長而有相承之責友非師儒

而有相成之誼藪非宗主而有相濟之權

地官

大司徒主於敎民然敎民者以養人為本故自土地田野之事賦稅兵車之政皆司徒掌之葢古者養即為敎敎即為養養敎不相離非如後世之截然為二物也鄉師鄉老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皆六鄉之官也六鄉之民居王城之中其受田在近郊百里之内其施敎最先其立法最詳葢其所謂敎民讀

法序齒興賢其紀綱條具布之六遂都鄙邦國所以化民成俗無不由是故下六遂之官詳于田野稼穡而畧於教事非遠近異施也其法已具於六鄉故於遂畧其詞立文不同而義相備也封人主封社稷鼓人舞師主鼓舞祭祀牧人牛人充人主祭祀之犧牲皆國之大事故次之載師閭師縣師遺人均人主賦斂力征之事故又次之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人媒氏掌教萬民德行道藝匡其過惡勸其親睦之事乃

教所以成故又次之蓋六鄉之官爲之經而封人以下至媒氏爲之緯各主其鄉之祭祀賦役教化者經也又各爲之專官者緯也此其序也司市質人廛人胥師賈師司虣司稽胥肆長泉府皆市官也司門司關掌節皆關吏也市在王朝之後關在王城之外故關市次於此而山林川澤之官則列於六遂之終者亦重王城之義也遂人遂師遂大夫縣正鄙師酇長里宰鄰長皆六遂之官也旅師稍人委人土均亦主

賦役力征之事者也旅師猶載師也稍人猶縣師也委人猶遺人也土均猶均人也其職蓋相成而或屬於鄉或屬於遂亦以所職之遠近為先後之次也草人稻人蓋農師也繼於土均之後猶師氏保氏之繼均人鄉主敎而遂主耕也土訓誦訓辨四海九州之土宜地俗因草人稻人辨地物而並及之也山虞林衡川衡澤虞迹人丱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掌炭掌茶掌蜃皆山澤之官也次於此者猶關市之次六

鄉也關市近故內之山澤遠故外之也囿人場人園
圃之官也故次山澤也廩人舍人倉人司祿司稼舂
人饎人槀人皆倉廩粟米之官也國之積貯民之司
命故以是終焉

周司徒之官實兼古司空司徒之職蓋合養教為一官
也其司空一官亦掌土田之事而加冢焉劉歆以考
工記補其闕雖非本經然中間如匠氏等官必古司
空所屬又司寇罷民有役於司空之文則意者周之

司空兼主百工亦或有据惜乎其篇亡而詳不可得見耳諸儒紛紛更置皆非也

以天下土地之圖至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此司徒所職之綱要自土會至土均皆申章首辨九州地域廣輪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意十二教因五物及之土宜土均亦因土會及之自土圭至地法皆申章首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封溝之之意

山林屬火川澤屬水丘陵屬木墳衍屬金原隰屬土宜

毛者火生金也火克金亦生金金非火煉不成宜鱗者水生木也宜羽者木生火也宜介者金生水也毛而方者土金之交也黑而津者水木之交也專而長者木火之交也晳而瘠者金水之交也倮正屬土而人為之長豐而庳土形也

林麓積草故毛者依草食草而毛如草之莖山陵生木故羽者栖木食木而羽如木之葉川澤積水故鱗者居水而鱗象水之紋墳衍積石故介者潛石而介類

石之體其性則從其所稟之氣也其體則肖其所生之形也所稟之氣謂鱗水中之飛陰中之陽屬木羽陸中之飛陽中之陽屬火毛陸中之伏陽中之陰屬金介水中之伏陰中之陰屬水

蠃物躶身無羽毛鱗介者也人為之長叢物叢生之物也五穀為之長

十二教敬讓教之本也故先以祀禮陽禮親愛和樂民之情也故次以陰禮樂禮安其分樂其俗而後教行故儀與俗次之董之以刑警之以誓而後教不廢故

刑誓又次之節用務本則民得所養而教愈易施用賢報功則民知所勸而教乃有成以誓教恤謂如誥誓之屬所以教民知憂恤不至懈怠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

土圭條所謂地中及東西南北之偏就九州以内言之耳如今南方多熱北方多寒近海處多風近山處多陰故惟中州氣候為得其正而其日景則夏至之日適與土圭齊故取以為準是日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日景而得也經云正日景以求地中所謂求者

猶標識之義耳解者穿鑿附會要歸於臆說不可行也景短多暑言景短時多暑也景長多寒言景長時多寒也景夕多風言景夕時多風也景朝多陰言景朝時多陰也景短謂夏景長謂冬景夕謂午後景朝謂午前

自古天地道里日月晷景之說多矣至於今日西歷之家其說彌詳蓋以為地在天中止一彈丸四方上下去天之數皆均其四表極處非能與天相際也所謂

天圓地方者言其動靜之性耳實則地亦圓體如卵裏黃上下周圍與天度相應其地氣寒暑則以去日遠近為差赤道之下正與日對其地最熱其景則四時常均無冬夏短永兩極之下取日最遠其地最寒其景則短者極短長者極長正當兩極之處常以半年為晝半年為夜惟二極與赤道相去之間當日南北軌之外起二十三度至四十度許其地不寒不熱溫和可居其景則與冬夏進退長短之極皆無過十

之七此氣之平而數之中也環地上下皆有國土人居各以戴天為上履地為下南北東西隨處改觀午夜晨昏每每相反葢皆附氣而生麗陽而明周游環匝初無定位其名有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四大洲今之九州及四夷之地皆亞細亞國土也其所記親歷各州風土山川寥廓荒忽雖不可盡信然其實測晷景見諸施行者頗為信而有徵其理葢不可誣今以其說攷之則中國九州正當黄道北軌

距赤道二十四度之外起於廣州夏至戴日之下迤邐而北至於夏至去日十六度許則今直隸也自此復出塞而北風氣漸寒晝夜短永漸踰其度自廣州越海而南則氣漸酷熱而晝夜之刻漸無短永矣故惟九州之内風氣和時刻平而洛又其中之中也是以天地四時之所交合陰陽風雨之所和會昔之達者其知之矣而周公豈欺我哉或曰此以言南北暑寒則可矣東西風陰之理亦可得聞歟曰由前之説

則環處於地者迭為東西未可以先儒日出日入午前午後之說拘之也蓋九州之域西則多山而東際海近山則多陰濵海則多風驗之閩蜀之地可見然則周禮之風陰亦就九州言之明洛邑之為中耳其所以風所以陰恐山水之為而非日出入朝暮之故也

五等之地食者半參之一四之一二鄭之說皆有可疑愚意恐是除城郭宮室塗巷溝澮之屬及田有一易

再易之類故君其地者所食租税止於此耳大國地廣除此數者所餘猶多漸小則漸以寡矣或曰大國事繁故優之小國事簡故儉之

王制曰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說者以為夏時采地之數也周制雖不可攷然其食采於畿内者必多矣外諸侯既有方物之貢故内諸侯亦各以九職所出為貢大府所掌所謂九功者意此是也然王畿千里自

農田關市山澤雜稅兵車牛馬征役之外復有九職
之貢則其為貢也甚輕且微故冡宰之掌所不載而
弟於大府言之而稽其所入亦但以充府庫而已國
之經費不藉乎此也
荒政保息本俗三條疑當在頒職事十有二之下鄉三
物之上蓋十二職事者養民之經也十二荒政者濟
民之權也保息以均其惠本俗以安其居然後可敎
以三物而糾以八刑此王道之序也

令五家為比一條疑當在小司徒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云云以施政教行徵令之下蓋五家為比云云者六鄉居民之法也其下五人為伍云云者則六鄉賦兵之法也又其下九夫為井云云者則都鄙居民受田之法也司馬法凡田一甸出兵車一乘甲士步卒牛馬之屬此則都鄙賦兵之制而周禮闕焉僅稍人之職有所謂掌丘乘之政令者而其數不詳要當采司馬法之相合者補之乃見成周內外兵農之制

小司徒起徒役上地中地下地即遂人之上地中地下地也鄉以兵制言遂以田制言旹互相備耳大司徒以室數制地域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地則謂都鄙也上地即不易之地中地即一易之地下地即再易之地中地下地鄉遂與都鄙同而鄉遂雖上地猶加萊五十畝葢所以優近也而注乃云饒遠誤矣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爲句野字似當屬下讀之野謂都鄙也言野以别於上文六鄉也

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二鄭說亦皆可疑愚意五物似即是射中之五事耳詢疑是問其然否而試之和內志正也容外體直也主皮中也和容其節比於樂也興舞其進退揖讓比於禮也大司樂王大射則詔諸侯以弓矢舞注謂舞者執弓挾矢進退揖讓之儀鼓人隸於司徒者為司徒掌徒役凡軍旅田役之事鼓用為多也舞師不隸宗伯而亦在此則此四祀亦當是民間之祭與大司樂所掌不同社稷即上所謂歲

時祭祀州社者也山川四方亦恐各於其地旱暵亦恐民間自祈禱也天子大雩帝用盛樂豈特皇舞而已哉且曰凡野舞皆敎之則非大司樂所敎國子之舞用之祭饗者明矣

載師任地之法國宅即上廛里也園廛即上場圃也其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征朱子以為皆田稅也輕重不等者皆合雜稅并算之耳攷冢宰九賦尚有關市山澤幣餘而此不及之則朱子所謂并雜稅者諒矣

近郊無雜税故止於什一田賦之正也鄭注似以九賦及此俱為口賦恐非聖人良法

里布乃布帛之布也蓋不桑麻則出布不耕則出粟無職事則出征征者力役之政也皆各以其類

閭師所掌貢即九功之貢也蓋自國中及四郊六鄉之地閭師所貢其餘則食采之君貢之歟

司市凡市飾偽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此一條文義似當與老

子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動而之死地者十有三參看皆言於十分之中得其二得其三也生之徒三死之徒三動而之死地者三則三分之而十分盡矣在民者二在商者二在賈者二在工者二則四分之而十分亦盡矣蓋皆舉成數而約計之也市中飾僞之物民及商賈工皆有之故言十者之中各居二焉皆在所禁也解者泥於有字之説必以為十有二者十又二也十有三者十又三也故卒難通

泉府凡國之財用取具焉非謂取具於國服之息也蓋
并所征布而言之耳財用亦非謂凡國用也蓋謂當
用泉布者耳其義不明則王莽王安石以之害民亡
國
遂人五溝五塗之制六遂阡陌之法也六鄉當亦相同
於遂言之者互相備耳都鄙井田溝洫之法又與此
不同見考工記匠人之職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
有澮

稍人掌丘乘之政令言稍以包縣鄙也四丘為甸出車一乘故曰丘乘周禮於都鄙軍制不具僅此畧言之蓋稍人所職實與縣師相贊而掌兵車賦役之事故縣師云受法於司馬稍人云聽於司馬

春官

宗伯職掌邦禮而以祭祀為主蓋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故凡有事於禮及司神之官皆屬焉小宗伯肆師佐大宗伯者也其次則鬱人鬯人雞人司尊彝司几

筵皆掌祭祀之重器其次則天府典瑞典命司服皆掌禮秩之大儀又其次典祀守祧世婦內宗外宗則守廟兆之官及祭事之職也又其次冢人墓大夫職喪則守墓域之官及喪事之職也行禮必有樂然後神人以和故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大師小師瞽矇眡瞭典同磬師鐘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籥章鞮鞻氏典庸器司干皆樂官之屬也卜祝筮史明鬼神之理通陰陽之道故次於司樂之後而俱隸於宗

伯之職太卜卜師龜人華氏占人簭氏占夢眡祲卜官之屬也大祝小祝喪祝甸祝詛祝祝官之屬也司巫男巫女巫巫官之屬也大史小史馮相氏保章氏內史外史御史史官之屬也巾車典路車僕司常掌車旗之事宜次於典命司服而敘在巫史之後蓋車所以乘旗載於車後之者貴賤之等也都宗人家宗人主食邑采地之官後之者內外之辨也凡以神仕者無常數未有官職故又後之也

四望以日月星辰為主然望祭嶽瀆河海亦可通稱鄭康成謂偏指嶽瀆則非也大司樂掌祀祭享三禮分屬天神地祇人鬼明以四望屬之天安得以嶽瀆為天神之類乎

小宗伯言兆五帝於四郊而不及南北郊天地之大祭何與葢大宗伯之掌既言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大司樂有圜丘方澤之文則互相備矣此所掌神位以內外為序既先言宗廟社稷而後及天地則非所

以尊天地而失立文之禮矣故畧之也

四望日月星辰也四類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兆日於東兆月於西然則兆星當於南（星見南方）兆辰當於北（以辰北為尊）歟四類之兆未有攷以理推之兆箕當於東兆畢當於西司命司中南北未詳

大宗伯吉禮於天神言昊天上帝而不及五帝舉大以見小者於地示言社稷而不及方澤舉小以見大者小宗伯言社稷五帝而並無天地大司樂言天地而

並無社稷五帝皆互相備也蓋祀五帝禮差擬於天

祭王社禮差擬於地

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而無社稷司服祭社稷以希冕

而不及地故或謂古無祭地祭地即社祭也然觀大

宗伯大司樂皆以天地對言之其尊可知而司服冕

服之等乃以社稷敘於山川四望之下則恐別有祭

地之禮而非即社也

大宗伯既云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而典瑞又云四圭

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鄭注見其抵捂故云禮天神在北極者也禮地神在崑崙者也以冬夏至禮之祀天夏正郊天也祀地神州之神也凡此皆附會不經不可為據愚謂下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賔客則是圭頭有器可以挹鬯恐邸亦或其類而字訛義謬不可攷矣

十二辰有天地人三統焉子丑寅卯辰巳天統也自夜半至日中自冬至至夏至陽生至於陽極是也午未

申酉戌亥地統也自日中至夜半自夏至至冬至陰生至於陰極是也卯辰巳午未申人統也自日出至於日入自春分至於秋分品物生成人事作息是也蓋天之終乃人之始地之始乃人之終故人也者各用天地之半而參乎天地者也然陽極於巳而巳為陰辰故陽終於辰陰始於午而午為陽辰故陰始於未陽以始為尊故子以祀天而丑合之辰以祀四望而酉合之也陰以終為大故亥以祭地而寅合之未

以祭山川而午合之也祖妣者生人之本也申者人

統之終其位居西物之所以成故申以享妣而已合

之也卯者人統之始其位居東物之所以生故卯以

享祖而戌合之也

圜丘方丘宗廟三樂圜丘圜鐘當爲黄鐘宗廟黄鐘當

爲圜鐘文互也方丘南吕當爲小吕字誤也黄鐘宮

黄鐘角大簇徵姑洗羽皆調名也餘倣此黄鐘宮爲

黄鐘則黄鐘起調黄鐘畢曲黄鐘角爲姑洗則姑洗

起調姑洗畢曲大簇徵為南吕則南吕起調南吕畢曲姑洗羽為大吕則大吕起調大吕畢曲也餘亦倣此所謂起調畢曲者蓋如唐人所傳樂譜以鹿鳴為黄鐘宫調則即黄鐘也其歌之則鹿字叶黄鐘行字叶黄鐘其餘雜用黄鐘為宫所生之七律而首尾二字則必歸於本調關雎為夷則商調則亦黄鐘也其歌之則關字叶黄鐘逑字叶黄鐘其餘雜用夷則為宫所生之七律而首尾二字亦必歸於本調此之謂

起調畢曲也十二調分祀天神人鬼地示而不用商調者商為金行殺聲也人樂當用無射而復用南吕者無射居乾維亦殺聲也蓋去商者去商調也去無射者亦去無射調也至於調中之聲則五音十二律並用不必嫌避初無欠缺

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疏以為日實也故於陰陽極之時致之月有盈虧故於陰陽中之時致之此附會為之說耳於歷義無當也蓋歷法之要惟定二至

二分為先二至定則歷元正矣必也立表測晷撿驗長短之極如祖沖之及今歷之密焉此冬夏致日之說也月行有贏縮歷自秋分至春分之前縮自春分至秋分贏若但以百八十二日中分之以求赤道之交則晷景不得矣此亦可以立表參求而今歷更得一術用日月東西對望撿之便得二分之正蓋冬行南陸則地上之天少而地下之天多夏行北陸則地上之天多而地下之天少其日月之東西相對者非望

也惟春分秋分行於中道則日月對衡於地平即真望矣以其真望之在何時撿二分之所在此春秋致月之說也冬夏致日者於南北春秋致月者於東西亦各以其方位爲此說者以爲獨得之秘而不知古之聖人知此久矣

夏官

大司馬掌邦政而以兵事爲主故凡兵甲車馬之政隸御僕從之官九州邦國之形勝阨塞要害皆屬焉司

勲者兵事以賞罰為主故先之也兵莫重於馬故馬質次之政莫重於地故量人又次之繼以小子羊人者祭祀之事也繼以司爟者火政兵事之要也設險守固制勝於未形故掌固司險次之候望譏察簫勺羣慝故掌疆候人環人又次之挈壺氏三軍之耳目故又次之射兵事所急故又次之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因射而及故其職并屬焉司士以治官諸子以治國子司右以治戎右司士所掌非兵也而屬于

司馬者案王制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即司士之掌而古司馬之遺也虎賁旅賁夾衛王車節服方相皆因衛車而及故相次焉太僕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皆侍御之官弁師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繕人槀人皆掌弁甲兵器之職戎右齊右道右為右者也所謂勇士也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為御者也所謂僕夫也校人趣馬巫

馬牧師庾人圉師圉人則皆掌馬之官司馬官之所以名者此也職方土方懐方合方訓方形方以及山師川師邍師匡人撢人皆所以周知天下之土地形勢山林川澤原野之險易而施其訓道匡正之法焉司馬之職於是盡矣都家司馬在食邑采地者故附之

榕村集卷五

榕村集卷六

大學士李光地撰

初夏録一

誠明篇

性誠而已矣故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

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為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為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即誠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為業之本辭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可居而為德之資德業相資故誠明相生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恕其

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强恕而行恕也忠恕皆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誠以為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之功也

誠實也草木以實種其終也成實而止故始終一實也然非舒其枝條展其華葉則實無自成誠者德之實也明者德之華也天包地性涵理果實之心有華葉形者是實之所含而發之而依以立者也故韓子曰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

古人小學大要且養其誠心而漸開明其知識猶下種而使舒根也及大學則遂使之明理以誠其身猶盛其枝條華葉而使成實也夫子言弟子職先以孝弟

謹信而後學文成人之敎則修其文行以歸於忠信譬諸草木區以别矣此聖人成己成物之道也故朱子小學題辭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

聖人言誠又言敬誠則其心實而有物敬則其心虛而

無邪二事一心也而有虛實之德故夫子於乾坤分言之蓋乾實而坤虛也心苟無實即常存而未免於空虛之弊故誠為敬之體程子曰有主則實又云有主則虛虛實皆歸於有主誠之體乎心可知也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中孚卦傳云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此則敬又為誠之要蓋誠敬者乾坤合德之謂非乾元周流統貫則地道不生然非坤貞翕受凝密則天德亦不固下學之功則無所不用其

力也

忠信心之實也修辭立誠事之實也敬以直內涵理於心也義以方外順理於事也誠與敬立誠與守義其實一也而有乾坤之德之不同人心兼體乎乾坤則存誠立誠主敬行義皆一人之事也程子言有聖賢之別者猶所謂誠無不敬敬而後誠之意爾不然則夫子屢教學者以忠信矣豈非誠乎聖敬日躋豈非敬乎

誠敬者德性之事德也修辭立誠義以方外者問學之事業也然問學之業兼知與行故修辭立誠則所明皆實理所行皆實事義以方外亦兼乎精義集義之兩端聖賢之言或以行而包知或以知而該行大約舉一足以相備矣知以該行者如所謂居敬窮理存心致知則窮理致知已兼乎踐行而為言故朱子以釋尊德性道問學之事亦曰存心致知而已然問學之目盡精微知也道中庸行也知新知也崇禮行也

程子雖曰涵養用敬進學在知又曰知之明則信之篤信之篤則行之果而守之固此見舉知足以該行也行以包知者如中庸以謹獨與戒慎恐懼對則謹獨中有窮理非窮理而能謹之乎周子以慎動與存誠對則慎動中有知幾非知幾而能慎之乎此見舉行足以包知也又有並舉三者為言如書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夫子所謂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中庸末章立心知幾謹獨孟子所謂持志知言養氣朱子所

謂存養省察克治又云操存體驗擴充皆是也其但舉知行者如精一博約擇善固執知天事天之類則誠敬在其中矣非誠非敬將何以察理義之精而踐其實乎就誠敬二者則如敬勝義勝制心制事居敬行恕之類是以敬為本者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信徙義質直好義之類是以誠為主者也又有兼言誠敬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言忠信行篤敬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類要之未有真能誠而不敬真能

敬而不誠者又析言之則誠者躬行之本敬者窮理之要故夫子謂不重不威學則不固必重厚謹嚴以為學乃能得之堅固此講學必先於持敬也又主忠信然後可以取善改過此力行必本於存誠也聖人開示學者無如此章之約而備

朱子言學敬知行三事五峰胡氏則前有立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内雖不別為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

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倀倀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則心昏然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此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夫子曰吾十有五而

志于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始熟先儒以為因其似以自名為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如何也繼視敬業樂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其學問思辨之日新卒乃知類通達强立不返則知其力行之有成矣然則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

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之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志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存主志其趨向葢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

大學篇

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

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為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原未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之復姚江之言曰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

指而多為涵亂其言明徳新民也則以親民為明徳功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以格物為誠意功夫夫以格物為誠意功夫似乎未悖也然以為善去惡為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惡無善心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徳三言者古人為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功夫次第也知止與下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

引孔子人不如鳥之歎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為物動能安則心不為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即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即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自此以下所援以能慮言也繼引皆古本次序小學有事故知止定靜不詳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

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

謂誠其意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曽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已有以成物而明徳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物蓋所以啓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為善然而存

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内其實不實已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證其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

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也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徳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

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巳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葢有言行坊表之著紀綱法度之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葢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

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知之至則將與道為一矣朱子所言極至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善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為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為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

但以誠意槩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槩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既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也戒懼慎獨即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枝離為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說之何與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之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葢以此

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定靜安即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桼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為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夫後之君子正之

中庸篇

中庸一書之旨括於首章以後申說其義而已性道教

三者學之本也戒懼謹獨敬義夾持之事學之要也喜怒哀樂中和之感位育之應明性之不能不乘于情以見戒懼慎獨之不可已而因極其效也兩引中庸之云見作書名篇之指道之不行至問强申天命之性也性殽於氣質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分必如大舜顏淵及夫子之告子路者然後三德備而天命全矣素隱至鬼神申率性之道也道薄於衰晚而有素隱行怪者有半塗而廢者必知道之費而隱而不離

乎子臣弟友之間且存於己無與於人而不害其反
身修德之實然後知循序以達於高遠之域而確然
無惑於幽隱之際矣舜文武周公申修道之教也數
聖人者皆自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弟而克之至於誠
神受命事天饗帝為法當時可傳後世立教之極也
問政章乃夫子告君之言傳心之典曾子子思孟子
轉相付授益中庸之書所緣以作者故以繼舜文武
周公之後而為一書之樞要達德者天命之性也達

道者率性之道也九經者修道之教也誠明者中和之德也事於性者誠則明矣無體之非用也所以貴於誠也事於教者明則誠矣無用之非體也所以貴於明也惟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言誠之極至申致中也大哉聖人之道至有譽天下言明之極至申致和也體天地萬物之性於身者誠之至也致曲而能誠者其次也知幾如神性之體也一始終之運不二不息以盡其性則文王之純也體天地萬物之性而

能盡事理精微之極者聖人也尊德性而能道問學者君子也明哲保身道之用也通古今之宜知天知人以善其道則仲尼之教之盛也仲尼以下又總以夫子建中和之極而由明以歸誠小德明也和也大德誠也中也至聖申前聖人也溥博淵泉而時出者川流也中節也莫不敬信悦和之至也聲名尊親無斁無惡而有譽於天下者也至誠申前至誠也經綸立本知化而不倚者敦化也中也肫肫淵淵浩浩未

發氣象也達乎天德純亦不已於維天之命者也申明首章之旨至此盡矣卒章自下學立心推而及於上達之至蓋與首章相發而以一誠盡中庸之道也立為己之心以知遠近微顯之幾者誠明也由知幾謹獨而入敬信篤恭之域者明誠也闇然無色也淡味也與無聲無臭之體其原一也誠者實也在事之謂道在心之謂性在上天之載之謂命實理自然無聲色臭味之可覩此所以為中庸也基之以務實之

心終之以篤敬之德此誠所以為聖人之本而體合乎無極之真也故曰至矣

中庸戒懼慎獨自來通言之雖程子猶然朱子以為涵養省察而今又以敬義説之何與曰涵養省察之要者敬義也敬義乃朱子文集中庸首章説之語非吾之言也敬生於耳目形神之交故言覩聞者知其為説敬也義存乎立心行事之實故言隱微顯見者知其為説義也朱子曰不覩聞已所不覩聞也隱微人

所不覩聞也則二義有感應之不同固不可混而一又敬之道通於無感蹔焉息之而天命不行矣故以須臾言之而極之於不覩聞之域辨義者始於幾微之動苟焉恕之則自欺矣故以隱微言之而謹之於獨知之際察乎表裏動靜之分則知朱子之言之審矣況中庸自忠恕誠明以及尊德性道問學川流敦化體用互發一篇之中累反覆焉而要之不離乎中和二者而已中即直内之謂也和即方外之謂也敬

立故内直義形故外方茍非二者夾持則徳孤而道小又何以致於位育之盛乎自及門如勉齋黄氏乃謂首章功夫止於持敬及下智仁勇之德方以知行之學言之自時以來宗此以為説者多矣至于言敬而無别則以兩節分屬動静又或覺其非朱子之意則以上節為通動静而下節為静之終動之始不知知行之學所謂謹獨者皆已盡之而持敬之功葢舉静以該動集義之要亦以微而包顯也文集既以敬

義為言而語類又云大本須涵養中節則用窮理之功可見戒懼是敬而謹獨則已兼乎知行勉齋黄氏之說非也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静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際可見敬貫動静而義該顯微虚齋次崖說亦皆非也但本文是言敬義之功之條故皆自外而内而曰不覩聞曰獨章句將言其直内方外之效以合於未發已發之意故一則自外而内一則自内而外蓋至静之中即大本之所

以立而應物之際即達道之所以行矣此係注史氏
伯璿所疏蔡虛齋所解及王姚江所疑俱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非是兩時事且如應酬一人處置
一事以至一坐立言動之微皆須心存在此此直內
也其所以應之處之之宜與夫動容周旋之則務盡
道理是方外也有以敬義分屬動靜及平日與臨事
者皆易於錯說蓋平時日用食息起居之際則敬德
之容表著而義爲之隱及乎邪正是非之關利害成

敗之頃則又見其大義昭灼而徒敬不足以言之所謂平日臨事者各就敬義之盛言之而二者初不可以孤行也動靜之說抑復不同平日則已該動靜而言之臨事又指動時事幾之大者言之動無大小皆有義焉惟覺焉無感忘念之須臾未有理義之迹而心之主宰至此不墮故又或以動靜言敬義亦所謂指其盛者類爾

朱子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昧紛擾而無以察理義之歸

力行不以敬則頹墮放肆而無以踐理義之實然則敬與知行混而為一益可見矣其曰昏昧曰頹墮以靜之時言也曰紛擾曰放肆以動之時言也則敬貫乎動靜而知行亦通乎動靜又可見矣蓋方其靜之中雖未有致知之事而炯然常覺者即知之體雖未有力行之迹而肅然就檢者即行之基也大抵敬義知行如目視足履一時並用有此則有彼初無獨任之時敬雖稍先於義知雖稍先於行然正如目之於

足幾微毫髮之間耳今執儒先之論其在於所盛所主者而割截疆界玩愒日時致有放神冥寂以為敬空言講論以為知之失則已誤矣

仁智篇

仁禮陽也義智陰也此語性而以動靜之分言也氣有昏明陽之為也質有厚薄陰之為也此語氣稟而以清濁之分言也知陽行陰此語學而以先後之序言也然氣稟以天命而分學以氣稟而起蓋陰陽者交

根之名知為貞之德其屬隂其起乎元則陽矣禮為亨之德其屬陽其向於義則隂矣且智之為陽知大始者也以智為始則不獨禮義隂仁亦隂也何則仁以行之已屬乎簡能之分故也夫仁也者心德也専言之則不獨包乎禮義而亦包智偏言之則禮義居仁之後智居仁之先在仁後者仁統之在仁先者則與仁對而並行而要之亦歸於所謂専言之仁而已夫子既言修道以仁矣下又曰仁義禮而本之於天

人之知上仁專言之而包乎義禮智者下仁偏言之
與義禮智對者及言達德則有智仁無禮義是又以
仁包禮義而與智對者也智所以得與仁對者以其
在仁之先也性之德既如此故下言氣稟亦先之以三
品之知後之以三品之行言學則先好學而後力行
先明善而後誠身此自唐虞至閩洛未之有改也然
達德有三而行之者一明誠二者皆歸之於誠則明
之本亦在乎誠而已矣誠者一也五常之信也專言

之仁也其在天則太極之實體而陰陽之分不足以言之也或曰明之又本於誠何謂也曰言仁義禮智而復言智仁勇則四而三之仁統禮義也言智仁勇而復言明誠則三而二之仁統勇也言明誠而要歸於誠則二而一之仁又統乎智也五殊二實二本則一專言仁則三德五常無不具舉故孔門以仁立教而告君曰修道以仁也蓋仁有在智後者有在智先者在智後者仁之用在智先者仁之體體者粹然心

之德也渾然未發之真也豈智所得而先哉見於用則智先仁後智者非他仁之端倪發露者也聖賢之教人也養其心以致其知致其知以踐其事故張子曰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此子思因夫子之言發此二義以盡聖學之要者也聖人之學惟知與行知行之本在立志與持敬然立志持敬者亦主於誠而已矣好學力行根乎知恥此立志之説也非禮不動者自齊明盛服始此持敬

之說也無誠則志非所志敬非所敬而知行皆謬故
三德九經皆曰行之者一也此所謂自誠明
夫子教仲弓以敬恕敬恕即敬義也義以處事言恕以
處物言也亦即忠恕也敬而後誠誠即忠也此求仁
之要乃其告顔子反不詳者顔子清明而純粹故與
之言克己復禮而體用皆在其中盖凡不敬之心不
義之事皆己爲之也克之以復於禮則天理周流於
一心公道顯行乎事物矣非仁而何聖人言學隨其

所指而不同而要無偏義不獨其告顔子即教司馬牛者雖偏於言之一事然語默之宜即所謂義而出之以難之心即敬也

書洪範敬用五事夫子告子路修已以敬似專以敬言然自一身至萬事當然之則貌言視聽思五者盡之皆所謂義也而總以敬用此所謂敬以行義一言傳心之要典也修已以敬亦若是爾子路不知修已兩字之無窮而益求其説故夫子極其量而究言之葢

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及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或問告曾子子貢一貫之說曰其指一也因曾子推其意以告門人者以忠恕為說而夫子之問子貢以學識開端故以為有知行之別耳夫由二子所得言之則所入誠不同疑夫子所以發之亦異然旣謂之一則無二若所謂一者有異是二之也非一也子之告君曰智仁勇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聖人之本仁者見之謂之仁曾子是也智者見之謂之智子貢是

也曾子已見仁體故能以忠恕發其蘊子貢見為智而未至故待問以啓之而亦未聞更有所發明也竊意當時若有問者如曾子之門人不知子貢如何告之使以誠明之義闡發其意與忠恕之旨互相證明則所以啓萬世無窮者益精切矣

周禮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至德者主忠信存誠之事道者達道也察之由之必以誠一為基故曰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敏德者好學之事書曰惟學遜

志務時敏是也學問思辨為篤行之地故曰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孝德者舉孝以該衆德也此躬行之事也孝德在於身則能知人之逆惡而有以化之此治本也不曰以為治本者通上下也盖道者對性之稱曰道本則知至德之為性行者對知之目曰行本則知敏德之為知下三行皆孝德之行也而至德敏德無闕斯知孝德之為行矣成周學校教學之綱如此

顯諸仁仁即德也仁在内而顯之則日新此德之所以盛藏諸用用即業也用在外而藏之則富有此業之所以大此天地之誠明明誠也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者何也凡人性之智極其高明其崇如天而人性之禮極其敦厚其卑如地萬物變化不出於天地之中故言崇廣者未有過於天地者也萬事之理亦無不出所性之内聖人以易進德修業則智禮成性存存不息而道義出極於崇廣而不自知矣葢德進

於心則所知者高大光明而有以致道之用仁之所以顯而日新也業修於身則所行者切近精實而有以立義之體用之所以藏而富有也此聖人之誠明明誠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又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用以知而利德以用而崇知以德而化然則欲從事精義者舍德奚本哉故夫子欲修德以講學默而識之而不息於學誨之事也又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易則易知以其知之易也簡則易從以其能之簡也所以然者誠也誠不二故易誠無為故簡惟至健而無息者為能體此惟至順而有常者為能行此易言盛德大業崇德廣業則上下同流天地疑其不可易至故首則以易知簡能為言終曰德行恒易恒簡如是則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忠恕而已忠者易恕者簡也

孟子篇

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所爭者心之生與熄爾告子之心以熄而不動以熄而不動故雖根心而發之言與志為用之氣皆以為無與於心也孟子之心則以生而不動以生而不動則言心之聲也氣志之用也孰者而非心乎哉所以然者告子之於心逆而制之也孟子之於心順而克之也逆而制之者以本有之義為外而不事且速其不動而助之長也順

而克之者有事於本有之義至於久而自然不動也蓋義理者心之所固有而心能生之物也心固生物然不以其所固有者而克之長之未有能生者也告子孟子之學原於見性之殊而究於事心之異謂性無仁義故外義外義則失其所以為心而何有於言與氣惟知性者則操存吾仁義之心而言者道之所寓也氣者理之所乘也無非心也故不得而棄之也然告子之心所以亦至於不動者極其強制之效而

泊然無所思寂然無所起所謂以熄而不動者也孟子之所謂助長也彼自謂得心之本然窮心之至妙而聖賢視之其心已枯絕灰滅而不足用非復本然理義生生之心矣豈不反以害乎心哉聖賢之心周流乎事物其於不動非意之也理義充于心而沛然其無所疑浩然其無所畏即欲以事物揺惑之而不能故見為不動焉耳為告子之心者不得不外乎言與氣也外義故也為孟子之心者不得不兼乎言與

氣也集義故也然則言亦氣也何以别乎曰載心而行者之謂氣言之在氣尤其精者也精故不混於氣而與氣並論且特論之也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於己之言然於人之言亦然如是則無以知人詖淫邪遁之言而已且為詖淫邪遁之言無以知人蔽陷離窮之心而已且為蔽陷離窮之心以蔽陷離窮之心發而害政害事無義可知矣於是而責之以養吾浩然之氣以得其所謂心豈不遠哉是氣也賁育黝舍亦

有之何也曰誠如賁育黝舍之氣則告子之賤之者是矣而非所謂吾浩然之氣也是故不動心一也知氣而不知心者黝舍賁育是也知心而不知氣者告子是也心與氣合氣與心合者曾子孟子是也所以然者以本然之理義養之無氣之非心也夫志氣者合之斯為一析之斯為二孟子志氣之辨益為告子言之也

象山姚江之譏朱子動曰義襲而取想告子之於孟子

亦然故孟子說之曰吾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者告子意謂義襲而取者外義也不知義者也不知義故不知言而不能集義以養氣皆一事之病耳然告子意中疑儒者以義襲取氣非謂襲取義也告子意中如此而孟子解之非告子襲取而孟子非之也象山姚江以孟子譏告子襲取於本指既乖矣又曰襲義則文意復反是兩失也夫告子之外義益外之而不求非求而乃之於外今以錯說而因以

朱子爲告子義外之學是徒以自證其遺棄禮義之偏而果域於告子之域也然陸王謂朱子襲義告子疑孟子襲氣意雖不同而適相發蓋告子謂氣爲襲取於外者正其謂義爲襲取於外者孟子直究根源不復指其暴氣之非而斥其外義之謬也

心者本體之妙也氣者所乘之機也心之生理乘於氣猶苗之生氣乘於土告子守其虚寂之心而猶以之自妙正如宋人指其枯槁之苗而猶以之自功益其

以滅為生以槁為長以無事為必以忘為助真後世釋氏之學之比豈知心離於氣而生理絶苗離於土而生氣熄矣向來謂無事而忘者一病也正而助者又一病也夫四者之病正相因耳以芸為無益於苗而不芸者即其助之長而揠之者使其不助之長則知芸之不為無益也使其知芸之益則必不助之長也

七篇所言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此操存涵

養之要也而以為多於發用畧於本體何也曰凡此篇所謂心者皆仁義之心爾故曰放其良心曰失其本心也良心也本心也即仁義之心也仁義之心放失之後追求復之是之謂求其放心非體驗無以發其端非充廣無以盡其實非操存涵養亦無以為體驗充廣之地也操存涵養體驗充廣皆學問之道皆所以求其已放仁義之心而已夫豈以求放心者為以操存涵養言然後由此以進於學問之道哉且孟

子所謂操則存者即求放心之説其意皆兼乎敬義之兩端存養亦孟子之言其意亦猶是耳朱門曰操存曰存養者往往借之以對省察克治之目殆斷章之取而非孟氏之本意也然則明道之言非歟曰明道之意蓋謂學而能得其本心然後日克月明工達而不可禦其與伊川之言一而已矣若援以合於尊德性道問學之説則於思孟全書之指殆弗深考者耳孟子之後識聖人之道者董氏而止爾蓋孔子之言道

也莫大乎言仁義禮智施於五倫之際故曰修身以道即達道也曰修道以仁達德之總名也仁者人也至於知禾則推仁義禮智之施之輕重先後以釋修道以仁之意也葢仁也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義禮智皆仁也親親尊賢五品達道之總名也親親莫如父子尊賢莫如君臣由父子而殺之為兄弟皆謂之親親由君臣而等之為朋友皆謂之尊賢然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長幼上下

君臣而禮義有所錯也故夫婦人之所以自别禽獸
生理之原也父子主恩故仁以親親為大君臣主義
故義以尊賢為大禮自父子君臣之大以行於親疎
長幼上下之閒故等殺由禮而生也夫是則人倫備
矣而事親為之首故曰不可以不事親修道以仁而
仁者人也不知之何以體之哉故曰不可以不知人
人所以為人者其性天命也其倫天序也故曰不可
以不知天知人知天者智也仁義禮所由以行也合

而言之亦統於一仁而已故曰修道以仁也惟孟子知之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智之實知斯二者惟董子知之故曰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樂循理而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循理謂修道處善謂安仁仁義禮節皆善也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天知人也智也明善也盖性之德仁義而已仁義

經而禮智緯之行之者一信以成之聖賢論道無以加此

韓子引大學斷自誠意先儒或譏之殊不知大學以誠意正心為治家國天下之本而其知此者謂之知本謂之知之至彿民不知此者也故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此於立言之指既然而又深得古文之意韓子所謂善讀大學者也道易明而教易行者本於性而已性者仁義也其文易書詩春秋總言之也禮樂

刑政對老氏言之也士農工賈以下對釋氏言之也
仁則順而祥愛而公義則和而平處而當以生以死
以假以享然則修身治天下果不出於禮樂刑政之以
為己四句亦對老氏而羣倫日用之質雖生死鬼神之理不能
外之矣生得其情四句亦對釋氏約曾思孟子之指以成文故程
子謂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程子謂退之以博愛為仁為非蓋謂其舉用而遺體然
以愚觀之欲以一言盡仁體未有善於博愛者也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大生廣生夫此即博愛之謂也程子曰仁生理也朱子申之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夫此亦博愛之謂也論語立人達人程朱以為狀仁之體夫立人達人者博愛而已言博愛則體用具舉固無嫌於體之遺也行而宜之意亦如是葢行者用而宜之者心故周子亦取其語曰愛曰仁宜曰義愛宜心也愛宜之德性也朱子曰愛者仁之情仁者愛之

性然則性情一也而以愛言仁者豈有疵哉

自博愛之謂仁至一人之私言也言道德不離乎仁義而老子離仁義以言道德之過自周道衰至孰從而求之言老佛顯行孔道不著舉之於口而仁義無所從聞筆之於書而仁義無所從考今之為民者六言惰游士農工賈之外今之敎者處其三言鼎立儒道之中農之家一至民窮且盜則是六四民之為蠹也古之時民害多矣至胥而為夷則是參儒道之為禍

也然此一節自分四節古之時至無爪牙以爭食也斥老氏之非禮樂刑政也君者出令至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斥釋氏之棄父子君臣民事也帝之與王以下又原老氏欲為太古無事之弊傳文以下又究釋氏欲治其心之失生三代後及夷狄之教之云皆指佛也其時佛教尤盛故其辭而闢之尤嚴且切如此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以下言道德仁義之大用盛效蓋老佛之所欲撤

而廢之而其功化與我殊歸者堯傳之舜以下則言此道傳授之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至篇末乃言反經滅邪之方也

榕村集卷六